

盛世

中國，二〇一三年

第一章

一 不久的將來

第一個久違的人

一個月不見了。我是說，一整月不見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常理，一月後是二月，二月後是三月，三月後是四月。現在，一後就是三，二後就是四，跳了一個月，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對方草地說，算了，別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過日子吧。

我再有本事，也改變不了方草地。不過說實在的，如果真的要找，方草地是適當的人選。他一生中，大概也有過很多個月是消失的、找不到的，或存在等於不存在。他的經歷像一串碎片，無法組織成故事。他總是在奇怪的時間出現在奇怪的地點，或人間蒸發多年後，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刻永劫重生般冒出來。這樣的人，說不定能辦些不合時宜的事，譬如去找回失蹤的一個月。

是這樣的，本來我也沒注意到有一整個月不見了，就算別人這樣說，我

也不會輕易相信。我每天讀報，上新聞網站，晚上看央視、鳳凰台，平常往來都是有識之士。我沒覺得有什麼大事走漏眼。我相信自己，我的見識，我的理智，我的獨立判斷。

今年正月初八下午我從幸福二村家出來，例行公事的打算散步到盈科中心的星巴克，迎面有個跑步客突然停在我面前，氣喘吁吁的說：「陳老師，陳老師！一個月不見了！到今天兩年了。」

那人戴着頂不醒目的棒球帽，我認不出來。

「方草地，方草地……」他說兩遍，把帽子摘下，露出禿頂，腦後吊着用橡皮筋綁起來的小馬尾。

我認出來：「喲，老方！你怎麼也管我叫起老師了？」

他還是說那句，煞有介事：「一個月不見了！陳老師，陳老師，您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說：「我們不只一個月沒見了吧。」

方說：「不止，不止。陳老師，陳老師，一個月不見了，您是知道的吧！」

太恐怖了！我們該怎麼辦？」

跟方草地說話是有點累，我想起來了。「你什麼時候回北京的？」

他打了個噴嚏。我給他一張名片：「別涼到。天涼，別亂跑了。我們再約，上面有我手機和電郵地址。」

他戴上帽子，拿了名片，說：「我配合您，配合您，我們一起找。」

我看着他往東直門外使館區方向跑去，才意識到他不是在做有氧慢跑運動，而是趕着去某個地方。

第二個久違的人

過了幾天，我去美術館東街的三聯書店的二樓，參加《讀書》雜誌的新春茶聚。這是一年一度的活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就間斷的去了幾次，而自從二〇〇四年搬到北京後，我大概隔年去露個臉，跟老一輩的編輯、作者瞎聊幾句，算是讓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於年輕編輯、作者就算了，我不認識他

裸命

本小說中主要人物強巴使用過的白字（括號內為正字）

命中蛀定（命中注定）

後炎無齒（厚顏無恥）

血膿於水（血濃於水）

臨時起膩（臨時起意）

是睡如龜（視睡如歸——小說家張愛玲句）

你請我願（你情我願）

後悔摸急（後悔莫及）

手鱔之都（首善之都）

氣派不煩（氣派不凡）

不同煩響（不同凡響）

果然不煩（果然不凡）

自我忠心（自我中心）

動性（動心）

性趣（興趣）

污滅狗狗（誣滅狗狗）

王加胃（王家衛）

老前婆（老虔婆）

第一章

肉團

「肉團」兩字，出自佛教《百業經》
「肉團餓鬼」故事

世時翻轉。

世事無常。

上一句是聽老人說的。

下一句是梅姐常說的。

梅姐有很多四個字的句子，梅姐愛說四個字的句子，我以前不懂，記不住也不上心，後來聽多了，懂了，記住了還覺得挺有意思。

好像，世事無常、命中蛀定、色中餓鬼、後炎無齒……。

好像，我學會了說命中蛀定，梅姐說怎麼就碰上我這個色中餓鬼，我就說命中蛀定，然後梅姐就會眼睛帶着水光，點點頭說：是命中蛀定。每次都是這樣，她這樣是開心的。我喜歡梅姐開心，因為她對我超好。

又好像，她上網看新聞看微博，看到不好的消息，悲傷起來，就嘆口氣說：世事無常，生起氣來，就罵說：後炎無齒，咒那些壞人後面發炎，牙都掉光。

我喜歡她的慈悲、仗義，好像女俠。她很重感情，對人真的很好，有錢人、沒錢人，漢族，藏族。

還有那句血膿於水呢。有一次歐陽老板請幾個台灣朋友吃飯，梅姐和我也去了，大家喝高了，歐陽老板說了一句：「我們是骨肉兄弟，一家人啊！」他們都從飯桌站起來，你擁抱我，我擁抱你，梅姐說：「到底是血膿於水啊！」他們也跟着說：「血膿於水、血膿於水！」我在沙發那邊替大家泡茶，不懂他們為什麼擁抱的時候要說血膿於水血膿於水，只是覺得血膿於水這四個字挺好玩，血和膿在水裏，讓我想起喇嘛們說的脈氣明點¹。幾天後我和梅姐到沖賽康回民攤子買犛牛肉，剛宰出來的牛肉一團一團的放在案板上，還滴滴嗒嗒的帶着血水，我迷迷瞪瞪的冒出一句血膿於水，逗得梅姐看着我直樂，然後她又故意做了個噁心的鬼臉。我好像是懂了，血膿於水、脈氣明點，都離不開肉，

一 脈氣明點：藏佛教術語。在人身層面，藏醫學的脈和氣可暫用漢語的脈氣兩字去想像，而明點對前者來說是讓在脈中之氣得以運轉之生命意識、大樂精髓。在修行皈依層面，脈、氣、明點相對於身、口、意，而金剛乘圓滿次第的密修者更另有密解。

有肉就有水，有水有肉就會有膿有血，這就是眾生就是人，對老虎來說人不就是肉，對蚊子來說人不就是血？都是個說法，脈氣明點太含糊了，我覺得還是漢族說的血膿於水夠狠、夠真、夠牛掰。血膿於水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所有人都是一樣的，你也好我也好，都一樣，都不過是一團有血有膿有水的肉，所以都應該是很親的。擁抱！

2

她說她長肉肉了，我喜歡她長肉，摸不到骨頭，特別滑溜。她說她是南方人，骨格小。我不太會分南方人北方人，反正我知道不是每個漢族女人都這樣。她說她年輕時候皮膚更滑更細，我想不到什麼皮膚可以更細更滑。我怎麼壓在她身上、兩隻手亂揉搓、雞巴前前後後操她的逼，都感覺不到骨頭。她偶然的吃我雞巴的時候，更好像無齒。她好像是純肉團。

我跟她好得很，我們配合得很好。

建豐二年

新中國烏有史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

一
終局的開局：今日何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 北平

所有受邀請的人都被告知：美麗台客情食堂就在燕大南門對面馬路往西不到一百公尺的巷子口上。

踏入十二月，燕京大學校園一派洋節氣氛，學校南門外一街之隔的海淀鎮老虎洞商街上，不少商號店鋪也都已添掛了耶誕燈飾以廣招徠。距基督堂和花旗銀行海淀分行新廈不遠處，北平市海淀鎮國民政府大樓的巨型宣傳看板，更提前換上新年標語，寫着「盛世中華，領袖英明，普天同慶迎接民國六十九年」。

「子明，今天能來的都有誰？」胡平忍不住的問。

子明示意胡平在柱子後面的餐桌旁坐下，胡平點上了一根萬寶路香菸。

「胡平兄，我來數一下。」子明對長輩稱先生，不分男女，對同輩和小輩的男性朋友、同志、論敵，則皆以兄相稱，不論年事。

「人在北平、確定會來的有羅克先生、浩成先生、羅基先生、爾泰先生、遵信先生、繼繩先生、西麟先生、鼓應先生……黃翔先生昨天從貴陽來了……還有正天兄、一陽兄、希哲兄、曦光兄、立文兄、志傑兄、劉迪兄、志雄兄、軍濤兄、盛平兄、利川兄、張煒兄、百揆兄、觀濤兄、炳章兄、振開兄、郇英兄、邁平兄、世堅兄……有幾個企業研究所的人也會過來……南京那邊還來了海光先生和劉青兄。敖之先生和福先兄要從上海趕來，今天應該能到。有幾個人也會帶一兩個朋友同學過來，說都是很靠得住的……啊對，還有林昭先生、志新先生、希翔先生、月華姐、青峰、曼菱、利玲、之虹……想想還漏了誰？好像還有幾個年輕的，名字有點忘了。三、四桌跑不掉。有公職在身的、已參政的，這次先不邀，不然人數會更多。」

胡平說：「這是對的，這次的餐敘應該是民間的、黨外的。」

子明點頭，輕聲補了一句說：「京生兄的弟弟昨天出來了。」

「曉濤放出來了？」

子明再小聲的說：「是的，跟我聯絡了，我告訴了他今天的餐敘。」

子明比胡平小幾歲，兩人皆生性持穩，一時感覺凝重起來。

胡平想了想，吐了口菸說：「沒問題，曉濤他有經驗，他會看情況，如果有人盯梢……不管它，我們要堅持過正常生活，堅持國民權利，不然就正中當局下懷了。不用擔心！」

子明連忙說：「沒有沒有，胡平兄你說的是，我也沒有擔心。還是小羅斯福那句話：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胡平說：「可不是嗎？老朋友年終聚聚，議論國是，光明正大，都是公開的，又不違憲。」

兩人都覺得自己有點可笑，心想擔心也沒用，說不定情治機關早就掌握他們的活動，說不定與會的人裏，就有警總的線人。

子明拿出一張手寫的菜單：「胡平兄，你看，這樣可以嗎？我不太會點菜，這是請小林太太給安排的。」

這次餐敘活動選在美麗台客情食堂，是因為燕大經濟系招了一名研究生小林，原籍台灣省的，全家在北平陪讀，他勤儉的太太美麗就在老虎洞開了這家

小飯館營生。

台灣是閩南外島，抗戰勝利前曾經是日本人的殖民地，留下了一些工業和基本建設，光復後歸還中國。現在是一個發展程度中等、不大起眼的農業省份，國人一般對於八大菜系以外的閩南之支流的台灣菜不熟悉也興趣不大，小林太太的台灣館子生意很一般，樂得給包場。

再說，今年國家的經濟成長又達到預期，各大都會的好飯館不愁生意，北平作為直轄市當然也不例外，適逢歲末，有點名氣的館子都訂不上包廂，更不要說包場了。從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內戰結束後到今天，三十年的和平，在美國的市場開放和軍事保護傘之下，中國連續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百分之十三，是謂「中華奇蹟」，雖然根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今年人均收入僅兩千美元，還只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但因為人口基數大，國內生產總毛額幾年前已僅次於美國，不用多久篤定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現在也已經是帶動東北亞和東南亞各國經濟起飛的領頭雁。今年，浙江梅花汽車、上海好來西汽車、中美合資瀋陽國光汽車等三個國貨牌子，皆首次在銷量上超過德國福斯、法國雷諾、意大

利飛雅特，而僅次於美國的通用、福特、克萊斯勒，在全球中低價汽車市場出盡鋒頭，連最愛國的小日本，祖輩戰前開始辛苦經營的豐田和日產都因為不敵中國進口車的競爭，今年宣佈減產，業績較好的只有戰後成立的山葉摩托車和中日合資、在東京加工合成、低價的夏利本田。

不過，國民黨一黨獨大，法理上是憲政，實質上是一黨操控的變相訓政，國家在中央層面還是專制政體。

品嘗台灣小菜確實不是這次聚會的目的，如何結束一黨統治才是這群知名與尚未知名卻是同道的知識分子餐敘的深層理由。老總統崩逝後，少主經過三年儲君式過渡，終於在去年登基，雖說老總統的畫像還懸掛在南京新街口金陵廣場和北平天安門城樓上，建豐新政已經正式開始了。但是，這個躋身世界列強第二名的中華民國，將往何處去，眾說紛紜。少總統現在是黨政軍特、外交、經濟大權在握，信誓旦旦要勵精圖治，反貪污抓大老虎，打擊黨內及軍中拉幫結派以權謀私的人，要復興中華、建立安和樂利社會，但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是開明君主還是個新沙皇、新秦始皇，大家還是看不清楚，通信打電

話又不安全，就想趁年底以餐敘為由大家碰面聊一聊。

趁着人還沒有到，子明走去前台問小林太太：「美麗姐，這麼多桌飯菜，晚上忙得過來嗎？」小林太太說：「我請了幫佣，說都是熟手。放心，一定讓你們吃好！」

子明往廚房那邊看了一眼說：「噢，就是那兩個陸軍頭小伙子吧！那好，你忙！我出去買一條香菸。」

走在老虎洞街上，子明暗忖道：「這次餐敘由我和胡平兄出面邀請，該來的，今天應該都會來吧？京生兄、畹町兄，可惜你們罹獄不克前來。」

胡平要了一壺茶，偷空從書包裏拿出一張紙，上面有人手抄了今天上午建豐總統以黨主席身份，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的一句講話：「確認勵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所應走的正道，必將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胡平看了又看：這話能當真嗎？

子明與胡平特意在今天召集聚會，是因為今天恰好是聯合國指定的世界人權日，中國是簽署國。

胡平深深的吸了一口菸，出神看着安靜得好像時間凝止一樣的美麗台客情食堂，突然有點激動：「今天晚上，那麼多的黨外知識菁英共聚一堂，這可是我國民主發展之重要時刻呀，歷史是會記下一筆的。」

當天，建豐二年，民國六十八年，西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北平觀象台氣象報告，無降水，白天最高氣溫五點五度，晚間最低氣溫零下三點五度，結冰，有霾。